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73n1447

薦福承古禪師語錄

(門人) 文智編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No. 1447-A 前序
  - No. 1447-B
  - 上堂語錄
  - 小參語錄
  - 偈頌
    - 知見謠
    - 師有頌與官人
    - 牧牛歌
    - 回法嗣弟子
    - 官人乞頌
    - 與范文正公
    - 辭世
  - No. 1447-C
    - 語要
    - 題古塔主論三玄三要法門
    - 題古塔主兩種自己
- 卷目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447-A 前序

靈源叟　惟清

禪師即所謂古塔主者也。淨行無垢，孤風絕攀，名重當年，誠非虛得。垂機接物，深指悟中，語直標宗，世多參究。然判兩篇，自已列三要三玄，類聚因緣，品題緇素。與夫不見雲門，而公稱嫡嗣，情猜之士，或致譏評。是猶循器定空，刻舟尋劒，親逢大藥，反益沉痾。儻善退思，歷然神會，則知彼上人者，豈徒然哉！禪者道宣，竦聞通辯，請將其錄，鏤板流傳。仍乞斯言，為之冠引。實紹聖四年中秋日也。

No. 1447-B

雲門村叟妙喜　宗

禪無傳授。可傳授者，教乘文字、先德語言而已，非心之至妙也。其至妙之心，貴不越一念而契證。苟如實契證，則教乘文字、先德語言，無少無剩，皆此心之妙用，如栴旃檀，片片匪異。故曰：教外別傳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此萬世不易之論。近日叢林誑妄說法之流，不信有妙悟，而專事教乘文字、先德語言，尋章摘句，狐媚學者，傳襲以為家寶。或以隻履西歸之話為末後大事，或以五位功勳、偏正回互為箕裘，各立門戶，各秉師承，謂之宗旨。觀斯之說，何異群虱之處褌中，逃乎深縫，匿乎壞絮，自以為吉宅炎丘，火流燋邑滅都，群虱褌中不能出，此之謂也。臨際曰：有一種不識好惡，向教乘中取意度商量，成於句義，如把屎塊子口中味了，却吐過與人。三復斯言，未嘗不喟然嘆息也。嗚呼！安得此老復出，為後進針膏肓、起癈疾乎？

No. 1447

古禪師語錄

豫章參學門人　文智　編

皇宋景祐四年丁丑歲十月初三日，知郡待制范公躬率四眾就芝山迎師歸本院，師陞堂據座不語，安國長老乃白眾云：當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眾猶不退，　師云：安國和尚適來已是郎當不少，老僧不可向土上加泥，大眾更莫久立。便下座。

是日晚參，僧問：法不孤起，仗境方生，學人上來，請師垂示。師云：金剛草鞋。進云：恁麼則退後三步。　師云：酌然千萬里。問：人天交集，四眾臻臨，如何是和尚為人底句？　師云：涤水泛清波。學云：點。　師云：過。學人撫掌，　師云：退。問：一喝分賓主，照用一時行，此意如何？　師云：乾柴濕篾。學人便喝，　師云：紅焰炎天。復云：衲僧相見，不涉言詮，爭奈俗士在筵，又須開一線道。然雖如是，且作麼生辨明？直饒見得諦當，分明在俗士分上即得，衲僧分上天地懸殊。大眾！作麼生是衲僧分上事？試道看。莫道錢是足陌，莫道地肥茄子嬾，若作此見解，與俗何殊？若不然者，且作麼生是衲僧分上事？久參先德，不在言之，後學初機，直須子細，不勞久立。珍重！

檀越請晚參，僧問：青青翠竹，盡是真如；鬱鬱黃花，無非般若。如何是般若？　師云：黃泉無老少。　進云：春來草自青。　師云：聲名不朽。進云：若然者，碧眼胡僧也皺眉。　師云：退後三步。　學云：苦。　師云：吽！吽！　問：人天普集，佇聽雷音，學人上來，請師垂下。　師云：光陰似箭。　進云：一言纔剖人皆委，香煙起處盡沾恩。　師云：古人有言：學人便喝。　師云：瞎。　學云：放過一著。　師云：人天大眾前，放你三十棒。　師乃云：自從行脚以來，未曾似今歲被人逼令住院開堂作長老，此是衲僧第一不著便處。從今以去，被人喚作長老，或喚作善知識，大似被他劈面唾相似。又被俗士請令晚參，不免為佗說佛說法，或則毀佛謗法，可謂剜肉作瘡，笑破衲僧口。諸多俗士也須抖擻精神，莫受塗糊指註，日晚各請歸家。珍重！

上堂，僧問：一人探頭，一人下喝，此二人相去幾何？　師云：三更半夜。　進云：龍歸滄海，鳳反丹山。　師云：北斗下燒香。問：臨濟竪拂，學人起拳，是同是別？　師云：訛言亂眾。　進云：恁麼則據令而行也。　師云：天涯海角。　學人便喝，　師云：吽！吽！　問：曲調已成，還許學人斷和也無？　師云：官不容針。　進云：果是伯牙才。　師云：自家看取。　學人撫掌三下，　師云：三十棒。　師云：衲僧面前難為啟口，假饒發一言，直得天雨四花、地搖六震，須彌倒卓、海水沸騰，猶是野狐精業。然雖如是，也須見到始得。若也於此不明，便見物類千差，自佗能所，愛憎嗔喜，生死遷流。所以古德云：努力今生須了却，莫教永劫受餘殃。

至初九日開堂，范公自作請疏云：

伏以無心為宗，非一毫之可立；有言即病，徒萬法之強名。然則病非醫而曷求，宗因師而乃證。

古師和尚淨行無垢，孤風絕攀。法皷一鳴，有聞皆聾；神珠四照，無隱不彰。群願斯歸，正乘可示。大眾瞻仰，即同如來。謹疏。

龍圖閣待制知饒州軍州事范仲淹疏。

讀疏畢，師告眾云：山僧蒙郡侯堅命，此日可謂脫珍御服、著弊垢衣，大似國家兵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便陞座，拈香云：且道這一瓣香為甚麼人？山僧初行脚時，先參見大光敬玄和尚，這和尚坐在荒艸裏；後參見南岳福嚴寺良雅和尚，這和尚又只是箇脫灑底衲僧。這一瓣香不為大光和尚，亦不為福嚴和尚，大眾記取。唯有韶州雲門山匡真大師稍較[此/且]子，這一瓣香且為雲門山匡真大師燒也。於是趺坐。維那白槌云：法筵龍象眾，當觀第一義。　師云：大眾！維那如是咨白，大眾還甘也無？何以？若據大眾分上，假饒諸佛出世，猶是自謾；祖師西來，誑惑庸小。自餘之輩，不在形言。若也談玄說要，大似含血噀人；問答往還，如同魔嬈。禪德！大眾面前作麼生下口？然雖如是，事無一向、理出百途，曲為下機，有疑請問。　僧問：猿抱子歸青嶂後，鳥銜花落碧岩前。此是夾山境，那个是薦福境？　師云：莫。　進云：如何是境中人？　師云：莫。　問：知師久蘊囊中寶，今日當筵略借看。　師云：莫。　進云：豈無方便？　師云：莫。　問：大善知識出世，將何為人？　師云：莫。　進云：恁麼則有問有答去也。　師云：莫。　有僧纔擬伸問，　師云：問話且止，直饒問得答得，與道懸殊。大眾！似此問話，數箇闍黎總未有箇出家眼目在。若有出家眼目，一萬里外聞有善知識出世，洗耳攢眉，拂袖遠去，爭肯來這裡五體投地，問箇如何若何？仁者！還知道大眾各各自己分上是箇甚麼門風？是箇甚麼體格？直得諸佛仰望不及，天下祖師鎖口有分。若能如是，明見得佛之與祖如同夢幻空花，聞甚深法門也似風聲谷響，自己纇脫，獨拔猶閑，法界有情，齊成正覺，豈不是大丈夫漢？豈不是真出家兒？是事且置，以某累德不高，向道非遠，雲山遁迹，歲月隳顏，伏承知郡待制、　提點度支、諸位官僚寵錫文疏，令開堂演法，所生均祉，上祝今聖皇帝山嶽為壽，日月齊明，文武官僚高登祿位，諸院尊宿、僧正名員洎諸檀信元相輔會，敢緩敷宣，久抑尊官，伏惟珍重。

上堂。自從入院，諸多俗士請令晚參，只可隨時施設，俯就機緣。若據山僧見處，自是一家。何以為早歲遊方，參見第一等尊宿？或則舉經舉論，說色說空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，乃得天地同根，萬法一體，卷舒萬象，縱奪森羅，諸事摐然，一切成現。或說向上關棙，透過法身，言無展事，語不投機，承言者喪，滯句者迷。於斯明得，便是箇灑灑地衲僧，不依倚一切，純說乾曝曝地禪，凡有問來，更不答話。或說全體作用，法令雙行，主賓縱奪，照用縱橫，

三年內一時被老僧參得，以為祖道真規。後來自家覷破，總是鬼解螢光，上祖門中以為毒藥。如今四海大行，所以祖席荒凉，道流閬爾。仁者直須著忖，莫受塗糊。但據當人事，是何道理？珍重！
上堂。口是招禍之門，舌是伐身之斧。若有衲僧出來，將老僧抢下禪床爛毆一頓，豈不是與眾雪耻？也許你具一隻眼。如今擬在這裡叉手立地，遞相鈍置，有甚麼了期？珍重。
眾會齋，上堂。如來正法眼藏、涅槃妙心，祖祖相傳，佛佛授手。凡聖平等，不假外求；萬德圓明，豈勞修證？山僧此日覿面相呈，悟之便登佛地，不歷階梯；迷之背覺合塵，枉入諸趣。迷悟自有差殊，此法本無增減。久參達士，同共證明。後學初機，有疑請問。　僧問：承和尚有言：覿面相呈。如何是覿面相呈事？　師云：莫。　進云：喏。　師云：莫。　進云：喏，喏。　師云：莫，莫。　有僧纔擬伸問，　師云：問話且止，與道懸殊。若據諸人分上，具無礙辯，尚沒奈何；擬心則差，豈況更形言語？眾生流轉不息，蓋為有心。若得一念心不生，與佛齊肩定矣。天上天下，絕是最尊；巍巍堂堂，十方獨步。隨機赴感，靡所不周。故號無緣之慈，亦云不請之友。未得如此，墮在邪途。珍重！
上堂：皷聲纔動，大眾已集，却令山僧無下口處。莫怪古人道：十度擬發言，九度却休去。何以？假饒說得，擲地作金聲，在諸人分上了無交涉。大眾欲得親切麼？自家道取。諸人作麼生道？未開口以前却較[此/且]子，纔開口皆是自謾。莫見恁麼說了，便出頭來禮三拜，或揚眉瞬目拂袖出去，或則下棒下喝轉沒交涉。除此外作麼生道？這裡若道得，亦不虛出家行脚，方能紹隆三寶。若道不得，直須出家。珍重！
師早參，示眾云：大眾霜寒，不勞久立。珍重！
結夏日，上堂。止持作犯為初機，禁足規繩則可知，若是吾曹門下客，林間相見不揚眉。
上堂。大眾！雲門匡真大師如今現在，諸人還見麼？若也見得，便是山僧同參。見麼？見麼？此事直須諦當始得，不可自謾。且如往古黃蘗聞百丈和尚舉馬大師下喝因緣，佗因茲大省。百丈問：子向後莫承嗣大師否？黃蘗曰：某雖識大師，要且不見大師。若承嗣大師，恐喪我兒孫。大眾！當時馬大師遷化未得五年，黃蘗自言不見。當知黃蘗見處不圓，要且只具一隻眼。山僧即不然，識得雲門大師，亦見得雲門大師，方可承嗣雲門大師。只如雲門入滅已得一百餘年，如今作麼生說箇親見底道理？會麼？除是通人達士方可證明，眇劣之徒心生疑謗定矣。見得者不在言之，未見者如今看取。不請久立，珍重！

上堂。大眾，朝晚雖然聚集，且無言句教諸人領解，亦無言句教諸人參，亦無門風教諸人施設，只是與諸人揀擇邪正，免諸人取次承當，未得謂得。緣祖道：門中沒量大人容易領解。且如往日親見雲門尊宿具大聲價，莫若德山密、洞山初、智門寬、巴陵鑒。佗雖親見雲門，只悟得雲門言教，要且不悟道見性。何以知之？且如僧問鑒和尚云：如何是提婆宗？鑒云：銀盌裡盛雪。又問：如何是吹毛劒？鑒云：珊瑚枝枝撐著月。又問：佛教祖教是同是別？鑒云：雞寒上樹，鴨寒下水。鑒和尚云：我下此三轉語，已報雲門恩了也。後來更不與雲門設忌齋。大眾，雲門分明道：此事若在言句，一大藏教豈無言句？又云：饒你問得答得，只贏得口滑，去道轉遠。作麼生下三轉語，便道我報雲門恩了也？可謂埋沒上祖，錯指後人，遂使兒孫承空接險，從錯至錯，例皆稱提言句，以為向上極則事。大眾，若據言句中事，如螢火之光；諸人分上，如百千日月。大眾，曾於言句中得入者，快須吐却，於自己分上點撿，看是何道理。珍重！

上堂，云：瘥病不假驢駝藥。便下座。

上堂。彼此出家人，且作麼生是出家眼？如未具出家眼，且依佛了義教，莫依不了義教。如何是不了義教？談因說果，有聖有凡，福慧二嚴，闕一不可。此為對盲俗說，為佗不知有出世之道，且令修禪學慧，免佗失却人天二路。若是我沙門釋子，不可依從，被福慧繫在生死界中，如長繩繫鳥足，無有脫期。如何是了義教？福不可作，慧不可修，只要諸人見性悟道。若要見性悟道，一切佛法不可學，三乘聖行不可修，福不可作，慧不可學。所以道：一切無心道，合同自己一身解脫，猶閑法界有情齊成正覺，亦能攪長河為酥酪，變大地作黃金，乃至十方世界皆成珍寶也則不難，何必勞神結緣作福？莫怪說如此事。山僧早年行脚，所見尊宿皆言：我不答話，純說乾曝嘆地禪。又云：福慧不可闕。後來覷得破了，洎合被佗賺過一生。所以山僧在眾裡不教人學佛學法，不教人作福結緣。然雖如此，百千人中無一人肯信，為佗無出家眼，根器淺薄，信之不及。所以佛云：薄福尠德人，不堪受是法，聞必不敬信。若信得及，紹隆得三寶，一切眾生皆有解脫之期；若信不及，永劫受殃，莫言不道。珍重！

上堂：初心後學，還得出家也未？若也未得出家，且須持取齋戒。如何是持齋戒？擬心是破戒，得味是破齋，剎那闕漏，大難出家。珍重！

上堂：三世諸佛出現世間，讚歎諸人不及山僧，若更開示指南，大似壓良為賤。然雖恁麼道，只如大眾有甚麼長處知得麼？撿點看，不請久立。珍重！

上堂：行脚人面前說箇甚麼即得？何以？十語九中不如一默。然雖恁麼道，大似斧斫了，手摩抄。若更待山僧開口，可謂灸瘡瘢上更著艾炷。各自下去。
上堂：曹溪路上即不問，且道兜率內院慈氏如來共文殊對談何事？還見麼？還聞麼？直饒親見親聞，猶是兜率內院事。且道曹溪路上作麼生？試道看。莫道是久雨蔓蒿長，莫道春來草自生。若據如此，正是鳥道羊腸，未夢見曹溪路上在。久參先德，不在形言。後學初機，切須子細。不請久立，珍重！
施主設齋，上堂。欲知佛性義，當觀明節因緣。且如今日勝會，是事摐然，一切成現。且道成得箇甚麼邊事？要會麼？法本不然。豈其然乎？於斯了得，便是海印發光。到此不明，可謂塵勞先起。奈何法本無私，見有差別。譬如諸天共寶器食，隨其福德，飯色有異。仁者見之謂之仁，智者見之謂之智，出家人見之是箇甚麼？儻明此理，乃可取食。若昧斯宗，難為消受。已得者不在言之，未得者快須了取。珍重。
上堂。大眾，諸人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，有箇甚麼事？還知麼？三世諸佛向十方世界覓諸人不得，六道四生亦覓諸人不得，三乘聖位尚亦覓諸人不得，擬喚作一物又不堪，說似一物又不得，不禁何了？道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識識。然雖如此，亦是名邊彫鐫，與諸人分上天地懸隔。諸人既若此，此何用參請？何假修行？當下便休，猶是鈍漢。若是擬議□□，自欺。珍重！
上堂：大凡參學，但且扣己而參，體取本來無一物，體取目前亦無一物。一一體取了，表裏盡情，己見亦亡，便謂之忘己之士。所以古人道：而今天下忘心能幾人？如此之人最難得，千人萬人學，無一人兩人得。未得如此，但且忘心息見，如愚如癡，一二十年守取一悟。珍重！
上堂：出家人論實不論虛，所以佛云：既得出家，如囚免獄。少欲知足，勿貪世榮。忍飢耐渴，志存無別事也。珍重！
上堂：道泰不傳天子令，時清休唱太平歌。珍重！
上堂：去去西天路，迢迢十萬餘。珍重！上堂：衲僧面前有甚麼相瞞處？直饒說得天花亂墜，爭似靈龜未兆時？設使釋迦掩室於摩竭，菩為下根下器；淨名杜口於毗耶□□，不肯。直饒不肯，也是狐假虎威。下座。
上堂。大眾！山僧今日將三世諸佛所說之法一時舉似大眾了也，更不欠少一字不得，嫌山僧急性菩緣，俯為下機，直饒仁者於一言下得諦當分明，說得如雲如雨。咄！這喫野狐涎唾底餓鬼，莫向衲僧門下過，打公腰折，莫言不道。下座。

上堂：諸仁者，一等參學且須辨取是非。若也取次承當，便是一生虛過。近來行脚人，例皆以天台華頂、南嶽石橋將為向上一路，多少錯認。此是暫時行履處，非究竟安身立命之地。又說徐州麥飯、鎮州大蘿蔔頭以為灑灑地。衲僧千足萬足，莫錯承當。此是非時之食，誘引童蒙止啼之義，在衲僧分上謂之雜毒食。若也未得其趣，更莫沾唇。若已得其趣，快須盡底吐却。儻有纖毫在心，便是虛生浪死。珍重！
上堂：除非休去便休去，若覓了期無了期。參！
上堂：諸上座行脚當為何事？若要知見明白，了達世出世法，多知解，會問答，與天地同根，萬法一體，認得法身法性，速往諸方學取。若要透過法身，會得向上關棙，言無展事，語不投機，凡有問來，更不答話，做箇灑灑地衲僧，不依倚一物，亦請速往諸方學取。直饒一一見得，與諸人本分事了無交涉。所以老僧只以本分事接人。若是諸方有語句文字，教諸人用心學得；若是山僧此間不立文字語句，用心學不得，無你捿泊處，四方學者望涯而退。若要見本分事，便須一切佛法不用學，一切言句不要參，罷却學心，忘却知見，如枯木石頭，有少相應之分。若不如是，與道懸殊。珍重！
上堂，良久，云：劒去遠矣，徒勞刻舟。珍重！
上堂：三世諸佛，仰望不及。天下祖師，結舌有分。知有者善自保任，未知有者不休何待。參！
上堂：丈夫各有冲天氣，莫向如來行處行。向甚麼處行即是？諸仁者出來對眾道看：莫道是趙州南、石橋北，莫道是天台華頂、華嶽三峯，莫道是人無遠慮、必有近憂。若據如此見解，大似猛虎入穽、俊鷂投籠，自取滅亡，非佗人咎。且道作麼生是衲僧行處？珍重！
上堂。大眾，昨日施主齋會，僧道威儀濟濟，俗士禮樂鎗鎗。供養摠然，香花羅列。如此一筵勝事，且道今日甚麼處去也？若知得來處，即知去處。方不被因果所拘，於諸法中而得自在。汝若向刀山，刀山自摧折。汝若向火湯，火湯自消滅。方能放蕩逍遙，有何罣礙？若也未了，萬法所拘，無由解脫。可謂業識忙忙，觸途成滯。若遇惡境現前，如何消遣？古人道，努力今生須了却，莫教永劫受餘殃。珍重。
上堂，良久，大眾不散，師云：做甚麼不可？須待惡水潑那下去。
上堂，舉百丈恒和尚有時上堂，眾纔集云：喫茶。便下座。有時上堂，眾纔集云：珍重。便下座。有時上堂，眾纔集云：歇。便下座。往往常用此時節因緣，眾人罔測津涯。後來恒和尚作一頌，頌此三轉因緣云：百丈有三訣，喫茶珍重歇。直下便承當，敢保君未徹。師云：大眾，只如恒和尚作此一頌，且道見處如何？還知得失

否？要會麼？據它三度上堂時節，恰似箇好人。後來作此一頌，恰如面上雕兩行文字。若是通人達士舉起便知，後學初機難為揀辨。老僧與汝從頭註出：百丈有三訣，賊身已露。喫茶珍重歇，贓物出來。直下便承當，敢保君未徹。大似抱贓判事。然雖如此，諸仁者若具擇法眼，方能證明。如或邪正不分，可謂瞞頇佛性。更須博問賢良，可惜虛生浪死。珍重。

因臻和尚大祥齋次，上堂：古人道：相識滿天下，知心能幾人？知心且置，還端的識得天下人也無？如臻和尚遷化已得二年，我道：如今現在識得麼？若也識得，臻和尚非但天下，乃至三世諸佛、一切賢聖，只向這裡一時識得見得。還見得麼？直饒一時見得識得，在衲僧分上也只是螢火之光。然雖如是，亦須是見到始得。何以？若也不明此旨，便有聚散離別之憂、生滅斷常之見。珍重！

上堂：古人道：無邊剎境，自佗不隔於毫端；十世古今，始終不離於當念。只如山僧恁麼道，廬山五老峯還聞也無？趙州石橋何不出來通箇消息？直饒你出頭來，也是猢猻繫露柱。不請久立，珍重！

上堂：三世諸佛亦如是，一切聖賢亦如是，大眾亦如是，山僧亦如是。且道是箇甚麼？只有照壁月，更無吹葉風。珍重！

上堂：祖師門下，故是不容。衲僧面前，是何道理？然雖如是，知恩者少，負恩者多。參！

上堂：大陽門下，不假然燈。衲僧面前，那堪開口。所以釋迦掩室，達磨緘言。若到薦福門下放過，則不可扣禪床一下。參！

上堂：焉敢觸忤上流，葢緣曲為下機。然雖如是，圖佗一粒米，失却半年糧。參！

上堂：虛空無內外，心法亦復爾。若了虛空故，是達真如理。此是上祖家風，後來兒孫不能繼嗣。葢緣易會難見，舉了便會了，謂之隨語生解，亦謂之依通，亦謂之鷂子解會。不是親證親悟，所以疑情不息。葢為無本可據，業識忙忙，自生異見。云：我不入這解脫深坑。又云：向這法界走，有甚麼了期？何不覓箇出路裏？又云：自有向上一格事。或云：自有透脫一路。如何是透脫一路？王字鑰匙賓鐵打。或云：驢揀濕處尿。或云：春草綠濛濛。將上祖門風，却稱提言教以為極則，謂之輕心重教，弃本逐末，如犬趁塊。百十年來，例皆如此。雪峯和尚云：祖師滅了也，被你而今人埋在荒草裡。若於上祖門風得入，如百千日月，度盡法界一切眾生。若於言教中得入，如螢火之光，自救不了。何以？乾慧不免若轉。諸仁者，一等是學，離却文字知見，參取自己事。所以佛教祖教如生冤家，始有少許相應分。且道作麼生是相應底事？珍重！

上堂：鼓聲纔動，大眾皆集。直得三世諸佛異口同音，為諸人演唱。可謂法無不周，義無不備，事無不顯，理無不彰。諸人還見

麼？還聞麼？若見現在諸佛，若不見未來諸佛，則法有斷常，佛有生滅。云何佛言：一切法不生，一切法不滅？若能如是解，諸佛常現前。然雖如是，須是見到始得。不取汝口頭，辨學之不成。須是悟之於心，形之於言。故云：如證而說一言一句，是真語、實語、如語、不誑語、不異語。若也見不到，凡有所說，是大虛妄，自誑誑佗，爾後拔舌犁耕定矣。此之法門，在祖師門下雖是淺近知見，出家人若見不到，謂之生盲生聾，華嚴會上判為餓鬼，雖在河邊而不見水。設有見者，皆成猛火，或為膿血。何以是？諸人分上事，全在日用中。若也見得，全同諸佛無漏智用。若也不見，便是凡夫顛倒妄想。故云：醍醐上味，為世所珍。遇斯等人，飜成毒藥。外為聲色所衒，內為見聞所惑。可謂業識忙忙，如何報答四恩？雖然，學得佛邊事，亦是行脚人錯用心，豈況世間之法？一朝四大相違，悔將何及？出家人受父母返拜，人天瞻敬，不達出世道，可謂虛沾信施，濫膺恭敬。莫教閻老斷，自己意如何？參！

上堂。行脚人面前難為啟口，說箇不於佛求、不於法求、不於僧求，俯為脫白。行者直饒毀於佛、謗於法，不入眾數，猶是祖師門下掃灑之徒；直饒坐斷世界，函蓋十方，身相圓容，互為主伴，該羅萬有，周遍含容，雖是圓宗極唱，祖師門下以為弄影之徒。是故老僧云：三世諸佛仰望不及，天下祖師結舌有分。諸仁者！若肯，未具行脚眼在；若也不肯，亦未具行脚眼。且道作麼生是行脚眼？參。

上堂：夫出家人為無為法，無為法中無利益，無功德。近來出家人貪著福慧，與道全乖。若為福慧，須至用心。若要達道，無汝用心。所以常勸諸人，莫學佛法，但自休心。利根者晝時解脫，鈍根者或三五年，遠不過十年。若不悟道，老僧與你入拔舌地獄。參！

上堂。大眾！夏將欲末，空劫以前事還得相應也未？若也未得相應，爭奈永劫輪回何？有甚麼心情學佗佛法，廣求知解，被知解風吹入生死海？若是知解，諸人過去生中總曾學來多知多解，說得慧辯過人，機鋒迅速，只是心不息，與空劫以前事不相應，因茲惡道輪回，動經塵劫，不復人身。如今生出頭來，得箇人身在袈裟之下，依前廣求知解，不能息心，未免六趣輪回，動經塵劫。何不休心去？如癡如迷去？不語五七年去？以後佛也不奈你何。參！

上堂：佛佛授手，祖祖相傳。善自護持，無令斷絕。參！

上堂：此來法歲將滿，且喜大眾安樂。自慢院門寂寞，更希以道為懷。然出家人終不以利養為務。故云：出家弘聖道，誓度一切人。古者為三緣故出家：第一為自己輪回生死；二為紹隆三寶，令佛法久住世間；三為六道四生皆令解脫。所以割愛辭親，弃其榮貴，乃至捨國城、妻子、象馬、七珍，出家弘道。此之三緣，是出家人重

任。出家人分上事，餘人不能成立。看見近來出家人，那箇憂著自家道力不充，忘機息見？那箇欲紹隆三寶，如實而修？那箇欲誓度有情，不惜身命？若不為此三緣，出家無益。可謂上負四恩，下辜三有。設欲自利利佗，須會修行始得。若也用心修行，或則墮在邪宗，或入三乘聖位，皆非究竟。所以常勸諸人，且於空劫以前體取當人，自會修行去。若要體取空劫以前自己事，直須休心。若得無心，輪回永斷。若得無心，即是佛，佛即是法。法佛和合名為僧，當體即是常住三寶。虛空有變，此法常存。故知無心方能延得佛法壽命。若得無心，照見法界眾生，齊成正覺，度一切有情。於修行門中，休心最為第一。所以三世諸佛皆於無心路上方得見性。任你經三無數劫，修六度萬行，終不見性。若得無心，始得悟道。故知無心是三世諸佛所行徑路。今時出家人莫學佛法，但學休心，即是行諸佛路。參！

上堂。此來法歲已圓，諸上座若到諸方，有人問：薦福和尚如何？上座作麼生通吐？莫道庚午生人，今年七十一麼？莫是道行時脚踏地，坐時頭戴天麼？莫是道或則說佛說法，或則毀佛謗法，或時為人解纏縛、去粘膩，成箇灑灑地衲僧，不依倚一物麼？莫是道恁麼也不得，不恁麼也不得？莫是無你下口處麼？莫是道問聲未了，欄腮硬掌，拂袖便行麼？若如此通吐，總未見老僧在。且作麼生通吐？若見得老僧，對眾道看。良久，云：對眾若道不得，忽到諸方，莫道見老僧來。珍重！

小參語錄

師因入室次，云：日來為兄弟說話次，見佗說箇唯心底道理，說得一一總是真箇，說得理構十分，恰到問著佗方世界事，總說不得，當知即是意會。諸上座！此箇事，須是悟始得。若是佗悟底人，吐露箇消息，也自不同。你意會底人，說話有甚麼交涉？不見水潦和尚問馬大師云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馬大師欄胸一踏倒，水潦從地起來，忽然大省，云：萬象森羅，百千妙義。只向一毫端上，便識得根源體性去。看佗悟底人，吐露箇消息，直是不同。諸上座！有時見兄弟來說箇道理，圓陀陀地，及乎問伊佗方國土事，並不知。諸仁者！古人分明向你道：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。何得不會？又云：諸法所生，唯心所現。乃至日月星辰，森羅萬象，皆不出你自心。諸仁者！何不將每日緣馳世間雜事底身心，體究取這般事？諸上座！此箇法門，却許你用心體究得。何以故？此不是道，最是箇淺近底法門。多見兄弟見得這般事了，便休去，暨箇甚麼在？然雖如是，出家人若此事不明，去佗出家大遠在。若覷得此事，身心也

自然漸得停息。何以不被外境所惑？若是得悟入底人，說甚佗方世界事，乃至三世諸佛、一切聖賢，總向這裡識得、見得；三世諸佛所說之法，總向這裡見得；未說之法，亦向這裡見得。見麼？見麼？所以云門和尚云：南有雪峯、鼓山、盤山和尚，北有五臺、文殊、趙州和尚。諸人要識麼？只向這裡識取。見麼？諸仁者是箇甚麼道理？此事千經萬論，說得多少分明，須是用心體究始得。然雖如是，假饒悟得識得，向衲僧分上還得也無？只作得箇祖師門下掃灑沙彌童行，若望衲僧，天地懸殊。所以雲門和尚云：直饒捻一毫端，盡大地一時明得，衲僧門下天地懸殊。諸仁者且道：衲僧具甚麼道理？還委悉也未？所以有時常勸兄弟：自己事如未明白，且莫學佛法，不怕總不會去，則恰好無你用心處，無你強為處。況老僧這裡說得話，且與你諸方不仝，兼也淡泊無滋味，無可齩嚼，至今難得。兄弟千人萬人中，覓無一人肯。若是見佗肯底人，終不要人說。纔知有此事，直下便休，更不與你打交涉。心如鐵石去，此是本分衲僧，不挂唇吻，那裡與你一問一答？佗自知無益，任運如此，終不強為。有時見參學兄弟，皆言為生死事大，總擬學此事，那裡學得成？學著轉遠去，無非是息心。若一念心息，更學甚麼道？無心即是道。若擬用心學道，有甚交涉？所以古人道：忘機即佛道隆，分別即魔軍盛。諸兄弟，若肯去，但學休心，別無學處。從上佛之與祖，皆從息心而證出三界。如今諸兄弟，若一念不忘，六道輪回，動經塵劫，總未保在。何以？無始以來，至于今日，只為你這一念心不歇，所以不與道相應。諸兄弟，如今既得在袈裟之下，快須努力，自家著眼看是箇甚麼道理。今時學者，例皆於言句曉夜用心，與道相乖。如今諸兄弟，但學休心，不取你口頭辨，直須如愚如癡去，似初從胞胎中出來相似，第一莫記一箇字在心始得。今時學人，不似佗古人，纔知如是，便恁麼去，一向如寒灰死火，枯木石頭去。你如今人，並不以此為事，如何得大事相應？諸兄弟，若肯去，便恁麼行持；若不肯，如今諸方禪道興盛，急去學取抄取。我這裡無可與你把捉，亦無一言半句與諸人作解會，只是與諸人揀擇邪正，免諸人墮在邪見中。有時常苦口勸諸兄弟：大事未辨，且莫錯用心，且體取空劫以前事，直須是休心去。如今教你諸人休歇去，也是大難底事，此也須是上根上器底人始得。如今若有一人肯恁麼休歇去，老僧堪伏事佗，只如千人萬人中，無一人肯。諸上座，若有一人肯恁麼去，不消你五生七生，便能度得法界一切有情，亦能化身五億，同時於微塵剎土世界，隨所化現，度脫一切眾生。恁時也不消得你開這兩片皮，為佗說法。有情眾生合聞法者，自然聞法，當時解脫。豈不是出家人及事處？然雖如是，用心學不成，皆是息心自然得底事。如今若有一人忘心息見去，可以

延得佛法壽命，令佛法久住世間，後人也有可依倚，也令他學道人知有正因。且如老僧自前在眾裡三四十年，到處尊宿會下，例皆推窮言句，或說照用縱橫，後來自家覷得破了。如此之類，在衲僧分上，謂之雜毒食，險被賺過一生。所以老僧在眾裡，不教兄弟學事。縱有知見解會，到這裡切須淨吐却始得。若有纖毫在心，便是虛生浪死。諸仁者，一等是學，更莫有疑。這裡說話，必不相悞。直如一息不來底人始得，直如一塊頑石頭去始得。諸上座，你見頑石頭麼？有甚麼解會？出家人若不如此，擬學佛法，天地懸殊。如此出家，有甚麼利益？自救不得，爭能利益佗人？若據諸人自己本分事，焉教老僧說得著？生心動念，自乖法體。各各本有底事，一切具足，不少欠一法。又更來老僧這裡，叉手立地，要和尚為我說。佗古人那裡如此為人？經冬過夏，無一兩度上堂。是佗兄弟知有底，亦不要佗人說，自會行持。此謂之休心上士，歇意高人，堪為佛種。諸仁者，此非小緣，莫非佗知有。從上來底人，方能如是。傲慢之徒，難為成立。任你學得八萬法門，百千三昧，總不濟事。所以道，乾慧不免苦輪，到這裡不取你口頭辦。諸上座，更莫諸餘，老僧勸你不如休歇去。但十二時中，一切無心去，如愚如癡去。諸仁者，從佗人道，你自辦大事，莫管佗人長短是非。一切時中，東西不辨，觸淨不分，甚後佛也不奈你何。老僧雖然與諸人說多少，自瞞明眼人，看見是甚麼道理。然雖如是，未免拖泥涉水，為諸人說路布。假饒你聞老僧一言，便大省悟去，還當諸人自己事也無？總未識得情識意會在，皆是言句中作活計，與你自己本分事，了無交涉。如弃百千日月，以著螢火之光。莫怪說如此事，是為諸人。諸人聞老僧如是說了，合作麼生？還信得及麼？若信去，便恁麼行持。所以古人道，此之一學，最妙最玄。但辦肯心，必不相賺。若不信去，光陰虛度，浪死虛生。葢為諸人根機淺薄，信之不及。如今諸上座，但且如是參。所以雲居和尚云，若謀恁麼事，須是恁麼人。既是恁麼人，何愁恁麼事。珍重。

師入室，良久云：諸人如今便散去，多少省徑。既不散去，須要老僧這裡說。既開口為諸人說著，堪作甚麼？若據諸人分上，更少欠箇甚麼？從無始以來，常與諸佛齊肩，更擬學箇甚麼？只為諸人強生異見，自作艱難，被名相二字所惑。聖凡名號、三世諸佛、八萬法門、百千三昧，有佛有眾生，總謂之名相。若離却名相二字，更有箇甚麼？本來無物可得，只為諸人起心動念，妄有生滅，妄有菩提涅槃，便有出世間法、不出世間法，妄起許多異見，弃却十方虛空，却向鬼窟裡作活計。本來是佛，不假你修行。既然如此，更擬學箇甚麼去？總要離却眾生修行覓佛。佛在那裡？只諸人自己便是佛，悟之即是佛，迷即是凡夫。所以云：平等真法界，無佛無眾

生。然雖如是，體究不得，修行不得。此是修不得底事，無過是諸聖經三無數劫修行，直至十地，滿心說法，如雲如雨，尚不能得見性。忽爾無心，方始見性。却觀以前三無數劫，枉用工夫，虛受勤苦，修行總無實事。當知不假你修行，總無你用心學。到你用心學著，無有是處。若多知多解，能問能答，說得道得，機鋒迅速，慧辯過人，似這般事，諸人過去生中總曾學來，只是免輪回生死不得。為箇甚麼？為你不曾見性悟道，所以生死不斷。從生至老，只是識得箇門頭戶口，光影為身，不知有本來自己，不知有向上一路事，却於文字語言上學問學答，有甚麼交涉？三冊五冊，抄取記取，到處尊宿會下，經冬過夏，一一從頭請益，便說向上向下，照用縱橫，做箇灑灑地衲僧，不依倚一物，道我己事明白，也蘊在胸襟，以為極則，遂乃欲人稱我是禪師，為後人開眼目。多少埋沒上祖，錯指後人，將這般事擬抵佗生死，還得也無？縱你便得大省大悟，說得如雲如雨去，只是贏得一場口滑，去道轉遠，喚作貪相婬底婦人。所以德山和尚云：一遞一口婬得來，滑喫喫地有箇甚麼益？亦喚作野狐精魅。諸仁者！當知此事不在你擬議思量，直下是箇出家人始得，那裡教你容易行止，取次身心學得？從上諸聖具無礙智，搆不及底事，那裡在你一問一答？直饒一言一句，便得天花亂墜，亦不干自己事。況你據見，定有[此/且]箇知見，便為自己見解。參學事畢，千足萬足，躭箇勝負身心，到處覓人，道我會禪會道，騁智騁強，道我是祖師門下客。似此之流，總喚作野狐涎唾，餓鬼外道之輩，是甚麼學佛法人？近來參學兄弟，便是一代不如一代，並不知出家本分事，總要學對口，又怕人問著，無可祇對，一向在言句中留心十年二十年，止在鬼窟裡作活計，不知有本分事。據他學解機智，不妨也多知能解，解問解答，了達得世間之法，只是於生死門庭中總不得力。行脚人學得這般事，濟箇甚麼？臘月三十日，不免被知見風吹入生死海裡，有甚麼了期？諸仁者，丈夫各負冲天氣，作麼生却向這裡自埋自沒？此事葢緣初心不正，亂被人指示，教你恁麼是，恁麼又不是，至竟未曾遇著好人。你這一箇自己本性，猶如空中，無形無相，作何面孔？你擬做箇甚麼見得？佗那裡教人指示得著？從上三世諸佛，具五眼六通，尚見不得，不曾識伊面孔。無始以來，至于今日，未曾生，未曾滅，未曾有，未曾無，只為你迷來日久，妄有生滅，妄有輪回，便見法有斷常。諸人無始劫來，未曾離此一念心，還知麼？你許多時來，這一念心還曾暫歇也無？未嘗有一時暫歇，所以六道輪回，動經塵劫，不復人身，只為這一念心不歇。今生既得出頭來，又得在袈裟之下，多少省徑，不被業障所拘，正好修行。如今教諸人修行，作麼生修行？莫是教諸人用心學佛法麼？莫是教諸人體究古今因緣，下

問下答麼？莫是教諸人作福結緣麼？這裡也不要諸人辦事，也不愛你諸人口快，會問會答，總不如此，何況諸人分上都無如此事？大意只要諸人休歇去，從前所有知見解會，若不從息心得，一時捨却，必不是道，賺汝諸人虛費身心，究竟總不成事。勸你諸人不如休歇去，無你用心處。但十二時中似一箇癡人去，任運騰騰心，如虛空相似，亦無虛空之量始得。無明無暗，年去年來，無有絲毫佛法身心始得。若有一毫許事不忘，便是一生虛過。所以道：學得佛邊事，亦是錯用心。直須是無事去始得，一般去始得。然雖如是，不妨難得人。非但而今，自古以來也難得人，豈況今時學事兄弟，例皆被無知老禿奴引在荒草裡。所以道：我眼本正，因師故邪。後生兄弟總為生死事大，利濟有情，是至千鄉萬里出來行脚，參尋善知識，及其被無去著底長老指示，教佗日夜用心學，尋言逐句，從錯至錯，直至如今，子子孫孫，例皆如此。如今你諸人得遇薦福出世，為你諸人說如此事，大須慶幸。如今天下更無說著此事底人，不是大言。諸仁者，你如今但只出得薦福門外，便無人說著，況也不知有。何以？老僧平生所見處，如今天下人不知，若更不開口，便成滅門去也。諸人既到這裡，且不得容易過時，自家著眼孔，莫教人謾見佛之與祖，如同生冤家始得。到這裡合作麼生？諸兄弟，除是不學。既若學，大須精研，不得取次承當，容易領解，虛度光陰，無有實事。要得知有此事，除是無心，別無異路，直須是如愚如癡去始得。諸仁者，從佗人道作愚癡，沉空滯寂去，但無事去五七年，久久何有不得者？到你得也，這回無得之得去，任是一切法，無有不會者。喚作鼎新一處，萬法具足，爭消得你學？然雖如此，似今時覓一箇人如此，即不可得。諸仁者，除十二時中似一箇無孔銕鎚去始得，直須三世諸佛、一切聖賢覓你蹤跡不著始得。但有一絲毫佛法異念，鬼神便見得你、識得你。不見往日雲居弘覺禪師參見洞山悟本大師，後入山住菴，每月十五須回問訊洞山。一日，洞山問庵主：汝庵中置被煙火飯食如何？庵主曰：俱無。山云：每日喫箇甚麼？庵主云：每日常有賢聖送食來與某甲喫。庵主不明，被洞山喝云：將謂汝是箇人，作麼生却如此？庵主叉手進前云：不知某甲有甚麼過？山云：若無所作，因甚麼感賢聖送食來與汝喫？庵主曰：某甲在庵中，有時思量著和尚言句。山云：可知是。庵主從此歸庵中，自備茶食，於是賢聖又送食來即不見，庵主從此不送來。諸上座，佗古人直待身心如是，尚被鬼神見，豈況你今時人終日竟夜自瞞龍神土地，一一見得你手脚？好之與惡，伊總識得，為你這一念心不忘。如今大意，只要諸人息却參學底心、息却修行底心，如一塊頑石頭去、如寒灰死火去。若能如是，却得相應分；若不如斯，縱你修行六度萬行，乃至盡未來際修，只得箇報

化佛。不見云：報化非真佛，亦非說法者。當知不易得。如今諸人既到這裡，且莫容易過時，且學休歇身心，向後自不同去。若歇得這一念者，稍有[此/且]子出家分，稍有學道分，別無用心處。設有學得八萬法門、百千三昧，說得滿龍宮、盈海藏去，於你分上總無是處。所以佛云：如吹魚網欲氣滿。無有是處。學佛法直下不是這箇道理，所以祖師門下只是說忘其言、息其見。及至達磨從西國來，既到此土，九年面壁不措一詞。如今諸人擬作麼解會？諸仁者！除是息心，別無你著力處。諸人若能無心去，便與諸佛齊肩，佛即是箇無心底人。若神通妙用，一切慧門、一切行門、一切定門，悉皆本來具足，不少欠一法，不是你修行得底事，皆是息心而證。諸人既未得如此，且體取空劫以前自己事，所以云：今時人須得大用現前。且如諸人喚甚麼作大用？莫是見恁麼問著，便出來問訊了歸位立，或則下棒下喝喚作大用，正是野狐精。諸人要識大用麼？空劫以前底便喚作大用。若體得空劫以前事，方得大用現前，及能於生死界中得其自在，不被業障所拘，方是見性底人，稍有[此/且]子佛法身心也。你看他得大用底人去住自由。有紙衣道者到曹山，曹山見便問：莫是紙衣道者否？云：不敢。山云：作麼生是紙衣下事？對云：一毬挂體，萬法皆如。山云：作麼生是紙衣下用？紙衣近前唱一聲喏，便立脫去。時有僧舉到僧堂中，有第二座聞得亦脫去。良久，紙衣却回來問曹山云：靈覺不托胎時如何？山云：不得妙。紙衣云：如何是妙？山云：不借借。紙衣禮謝曹山畢，却歸僧堂坐脫去。諸仁者，此箇人始得大用現前。只如諸人還得大用現前也無？若未得大用現前，直須是休歇去始得。無你用心處，只有休心，是名第一參學。若得一念無心，三界內覓你不得，天堂地獄收攝你不得，如虛空無有處所。為甚如此？只為你忘却一念心去，乃至三世諸佛、一切聖賢亦不知你去處，豈況六道四生？應是覓你不著佗。有底暫時息心便得相應去，有底三年、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始得相應。看今時兄弟，大難得大事相應。雖則道我生死事大，是乃行脚參學。且如你諸兄弟，十二時中在甚麼處行履？一片身心在那裡？要學這箇事，也須是箇不拋弃身心學始得。作麼生是身心不拋弃？十二時中無一念心生，喚作不拋弃，道此人身心在。似這箇人，千萬人中覓一人不可得。所以道：如人常在家，不愁家中事不辦。然雖如此，且無一人肯。如今若實有人肯恁麼去，老僧與伊遞洗脚水。所以古德云：四事供養敢辭勞，萬兩黃金亦銷得。諸仁者！莫道萬兩黃金，你便日將四世界成金也即銷得，你底喚作最上之士。所以古人道：若一人肯恁麼去，天上人間最難得。此人純一無雜，堪為法器。今時參學兄弟終不肯如此道落空去，只然向言句外馳求覓解會，且要得解問解答，又被諸方老禿好無所識

了，亂教壞人家男女，引去婬坊裏口相婬，道我指示後人，要人喚作長老覓出身處。似這般徒黨喚作婬婦人，是甚麼出家人？當初祖師豈是不如你？洎乎到此土，並不弄著這一副當，佗豈是無機無智無見解？口裏無可說，只為無益後人，所以九年只麼面壁坐，殊不措一詞。據諸人分上，更莫要別人說，說著堪做什麼？須是自家回光返照，看是什麼道理。老僧雖然為諸人說如此事，也須是諸人心相委悉始得。若不相委悉，任運難為湊泊，兼也由你當人信得及始得，此為難信之法。為甚麼難信？這裡應無一言半句教諸人領解，亦無一箇消息與諸人，只要諸人扣己而參。老僧這裡若有纖毫佛法知見教諸人作解會，如穿諸人鼻孔繫著露柱，須是具眼始得。若自眼明，老僧瞞汝不得，須是自家著眼孔，莫受人謾。學佛法究竟也別無事，却須是自信得及始得。到汝信得及也，一切萬法惑汝不動身心，自然堅實去。喚作向去底心，三世諸佛也喚你不回去。諸仁者，事各在你當人，老僧這裡所說亦不相賺，可謂誠實之言，只恐信不及。若信得及，但自休心去三年五年。只如諸人從無始以來，六趣輪廻，動經塵劫，尚自過得。如今教你息心五七年，終是不肯，有甚麼救處？如今天下覓一箇無心底人，直是無。莫道無心人，便休心者亦無起心動念。學佛法者如沙，無一人悟道見性，當知是難得。一二百年來不聞人說著此事，遞相引入邪路上去，千生百生只恁麼虛過去。若據諸人自己事，本來無有欠少，只是諸人起心動念了，自生間隔，自相違背。似這箇事，不在你功行得，亦不在你息心得，總不與麼說箇一切成現，亦是頭上安頭，豈說生心動念推求言句？不見道：擬心即差，動念即乖。如今諸兄弟但學無心去，若得無心，自然知有去。到你一念相應也，三世諸佛覓你蹤跡不得去，一切處安著你不得也。這回佛也不知你，祖亦不知你，有甚麼奈得你何？所以道：這箇人如似大蟲極惡，更插翅翼，有甚麼抵當處？三世諸佛去佗前頭無出身之路，作麼敢向伊面前開口？總踏祖佛頭上行，喚作法身出纏，如師子王金鎖不繫。為箇甚麼？為達出世之道，便能證明得三世諸佛印可，天下祖師自家一身獨脫，猶閑法界之內，有情無情齊成正覺。這回一切眾生因你一人悟道力，一切罪障悉皆消滅，劃時解脫，從此永不入三塗，長生人天，受勝妙樂，究竟成佛。你道把你諸人作用還如此得也無？十地菩薩度人尚有分限，若是佗悟道底人，度人無數，無有窮盡。諸仁者，出家人各各有如此不可思議解脫力，只是諸人力所搆不及了，所以不知。有時常勸諸兄弟：你若自己事未辦，有甚麼心情學佗佛法？有甚麼心情廣求知解？且須體取空劫以前事。到你體得空劫以前事了，你自會修行去，自會保任去，不消你把捉身心，你自然與麼去。所以云：但得其本，其末自至。爭消得你勞神求覓？解會汝諸

人自己分上事，覓不得，捨不得，須是無取捨底身心始得。直須是凡聖情盡，己見亦忘始得。這箇喚作過量人。知有從上事，應是不與你一問一答，似這箇方有[此/且]子佛法身心。諸仁者，一等是出家，一等是參學，莫虛度光陰時，不待人各自了取，莫待揮霍怕怖惶惶未有去處，恁時難為整理脚手，自家著力。作麼生著力？十二時中似一塊頑石去，此便是諸人著力處。搆取空劫以前事，這裡無你做作處，所以老僧如此即當與諸人說話。葢為諸人信根淺劣，所以不免東語西話。佗古人那裡如此，一一要別人說。纔知如此，便能休歇去，更不能回[(厂@((既-无)-日+口))*頁]。如寒灰死火，枯木石頭，去僧堂裏展開單了，忘却受飯，受得飯來忘却喫。所以髮長無心剃，衣破無心補。一切時中，直得東西不辨，你我不分，此箇人始得有[此/且]子出家氣息。從上古人參學，不於言句中參悟。諸仁者！事在當人自己，不在別人心裏。但離却一切文字語言，於自己分上撿點來，看是甚麼道理。若向這裏撿點得出去，不被祖佛瞞。然雖如是，也須親證始得，切須辨取是非。第一不得取次承當，如未相應，且休歇去。每日起來，衣食自在，不著用心。有一切人供給你，正好與麼去也。但一切無心去，也不消得結緣作福，總無實義。便是日供養得恒沙諸佛，亦不消供養；日造得恒沙寶塔，亦不用造。是甚麼閑事？為小因緣，妨於大事，直下便休，更莫思前慮後。便恁麼去，以後佛也不奈你何去。老僧雖然晨朝上堂，晚間方丈裏小參，苦口勸兄弟說話，終無一言半句與諸人領解。任你走上走下，終無一箇消息與人，只要得諸人休去歇去。所以佛云：息心達本，悟無為法。諸仁者！便是佛也只恁麼說，也信得及去。便恁麼行持，信不及去，非但老僧，三世諸佛亦救你不得。珍重！

師入室云：夜來因為諸兄弟舉雲門和尚廊下行次，至三門下，見一頭水牯牛。時有眾僧在彼，雲門云：水牯牛年多少？彼時僧眾皆罔測。雲門云：汝等但問，老僧代為你道。時有僧出來問：水牯牛年多少？門云：六十三。次舉陳操尚書知睦州，乃參睦州和尚。一日，尚書去遲，到彼乃云：今日為眾打毬，所以來晚。州云：人打毬？馬打毬？書云：馬打毬。州云：人還困也無？書云：困。州云：馬還困也無？書云：困。州云：露柱[妳-女+口]。書無語，即便下去。一夜，坐臥不安，心忙腹熱，三更忽然有箇入處，即待天明，便上方丈見和尚，乃曰：夜來承和尚慈悲，垂示一則語，某甲于時無語祇對。和尚如今有一則語也。州乃云：人打毬？馬打毬？書云：馬打毬。州云：人還困否？書云：困。州云：馬還因否？書云：困。州云：露柱[吃-乙+小]。書云：困。州便休去。諸上座！你道是甚麼道理？夜來如是舉此兩般因緣，教諸人體究來看。今日

恰見兄弟來吐消息，若據如此，總未是。這裏也別是箇見處，未合得雲門和尚問水牛意，亦未合得睦州和尚打毬意在。為甚麼如此到了？只是上座見不到這箇田地在，未識得萬法元由在。諸仁者，出家人若覷這般事不透，時夕何安？即被燈籠露柱欺謾去也，被僧堂佛殿籠罩去也。然雖如是，直饒見得一一諦當，分明在衲僧分上，猶總喚作癡狂外邊走，總喚作影像邊事，與你自己更無交涉。阿你如今認得本源，也是沒量大人。認得了，莫以為事，且拈向一邊著，須是體取空劫以前事始得。若只恁麼便休去，成得箇甚麼邊事在？諸人若識得水牯牛，非但水牯牛，乃至山河大地、師資父母、三世諸佛、一切聖賢一時識得，方得天地同根，萬法一體。若不識得水牯牛，乃至每日聚會，師資父母、一切聖賢總不識去。為箇甚麼？為你見不到，未識得三界唯心、萬法唯識，一切有為諸法總不識去，不識萬法元由去。所以云：亦復不知何者是火，何者為舍，云何為失，但東西馳走，視父而已。諸仁者，直須且學了取這般事。所以諸聖云：欲證無生理，當了現前因。此事是麤淺底法門，若見不到，成甚麼出家？作麼生學佛法？何以為你不了目前諸法，被外境所惑？從上古人亦多方便垂示，後來向你道：心如工畫師，能畫諸世間之法。諸法所生，唯心所現，無一法不從你心所現，皆是汝心畫成，無有一法自然建立。諸仁者！到這裏合作麼生？等閑無事，將古人言句翻覆體究，看是什麼道理？此事甚許你用心學得？日夜推窮將去，無有不會者。得了莫將為事始得，且是了得一般事。若是祖師門下，猶隔一重關。往日趙州和尚，侍者報云：大王來也。州起立祇揖云：大王萬福。侍者云：未在三門下也。州云：又道來也。諸仁者！是箇甚麼道理？且道趙州和尚彼時還識趙王也無？還見得麼？每日諸兄弟如此浩浩地上來，這裏忽若問著佗繩床，近日如何無箇兄弟向這裏下一轉語？當知不易。諸仁者！況此事是箇甚麼漸次在？尚乃百十人中無一兩人見到。雖則如此，假饒你一一見得了了分明去，在諸仁者自己分上暨箇甚麼在？總喚作認影為頭，與你自己了無交涉。然雖如此，若能覷得破，衲僧門下許你具一隻眼。參！珍重！

偈頌

知見謠

莫莫莫，大丈夫何太錯。無端咀嚼野狐涎，滿肚知見無處著。縱然成現夢還家，物外超然謾斟酌。重玄權要騁縱橫，逆順機鋒過電爍。恰如狂鬼亂心神，又似良人中毒藥。審須聽，急吐却，熱病覺

來方索索。不論日本與西天，說甚須彌頭倒卓。徒將管見自欺瞞，枉把禪流眼睛[翟*殳]。忠言逆耳為童蒙，作者聞之任貶剝。莫莫莫，開口向君早是錯。又更問：莫莫莫，琉璃餅貯穢惡，甘露味變毒藥。莫莫莫，荊棘林裏野狐狸，走出荒郊又被縛。淨地上死屍橫路著，天魔外道頭卓朔。莫莫莫，三世諸佛鼻孔長，六代祖師眼皮薄。矢上加尖尖更尖，一任嘍囉空戲謔。十萬八千臾鄴那，爭似儂家莫莫莫。

師有頌與官人

一片白雲去復來，兩片白雲來復去。白雲來去幾千回，豁達虛空無所住。無所住，赴感隨緣還有據。殷勤為報道中人，佛與眾生無異路。

牧牛歌

起去來，天欲曉，披蓑戴笠傍門闌，騎得牯牛入荒草，東西南北盡佗遊，老嬾青黃一任齩。日已高，牛已飽，蘆笛橫吹歸去好，麥飯酸漿恣意餐，摩抄觜口和衣倒。

回法嗣弟子

若真師子兒，方能師子吼。百獸盡潛蹤，象王亦奔走。匝地布風霜，滿天麗星斗。胡為何理耶，三目又益口。

官人乞頌

路僻遊人少，山高石像閑。朝賢如借問，遙指白雲間。

與范文正公

丈夫各負冲天氣，莫認虛名汙自身。撒手直須千聖外，纖毫不盡眼中塵。

辭世

天地本同根，鳥飛空有跡。雪伴老僧行，須彌撼金錫。乙酉冬至四，靈光一點赤。珍重會中人，般若波羅蜜。

古禪師語錄(終)

No. 1447-C

饒州薦福承古禪師，操行高潔，稟性虛明。參大光敬玄禪師，乃曰：祇是箇草裏漢。遂參福嚴雅和尚，又曰：祇是箇脫灑衲僧。由是終日默然，深究先德洪規。一日，覽雲門語，忽然發悟。自此韜藏，不求名聞，棲止雲居弘覺禪師塔所，四方學者奔湊，因稱古塔主也。景祐四年，范公仲淹出守鄱陽，聞師道德，請居薦福，開闡宗風。僧問：大善知識將何為人？師曰：莫。曰：恁麼則有問有答去也。師曰：莫。問：青青翠竹盡是真如，鬱鬱黃花無非般若。如何是般若？師曰：黃泉無老少。曰：春來草自青。師曰：聲名不朽。曰：若然者，碧眼胡僧也皺眉。師曰：退後三步。僧曰：苦。師云：咄！咄！問：臨濟舉拂、學人舉拳，是同？是別？師曰：訛言亂眾。曰：恁麼則依令而行也。師曰：天涯海角。問：一喝分賓主，照用一時行。此意如何？師曰：乾柴濕荄。僧便喝，師曰：紅燄炎天。上堂：夫出家者為無為法，無為法中無利益、無功德。近來出家人貪著福慧，與道全乖。若為福慧，須至明心；若要達道，無汝用心處。所以常勸諸人：莫學佛法，但自休心。利根者，晝時解脫；鈍根者，或三五年、遠不過十年。若不悟去，老僧與你入拔舌地獄。參！(五灯嚴統第十六卷)

昔有一老宿住菴，於門上書心字，於牕上書心字，於壁上書心字。法眼云：門上但書門字，牕上但書牕字，壁上但書壁字。玄覺云：門上不要書門字，牕上不要書牕字，壁上不要書壁字。何故？字義炳然。(五燈嚴統第十六卷，未詳法嗣。)

題古塔主論三玄三要法門

古塔主著論，呵諸方但解知見，未明道眼。予初駭之，及觀其論三玄三要之義，援引諸家，證左甚明，而曰：豈特臨濟用此法門，殆是三世如來之法式也。僧輒問曰：師論三玄法門，名既有三，其語亦異，切不相離。而臨濟本曰：一句中具三玄，一玄中具三要，有玄有要，何以辯明之？古氣索良久，引金剛般若經云：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皆從此經出。又首楞嚴云：於一毫端現寶王剎，坐微塵裡轉大法輪等義，對之曰：理性無邊，事相無邊，雜而不參，混而不一。何疑一句之中不具三玄三要耶？予獨不曉金剛般若、首楞嚴等義非知見乎？且諸經之旨既具，臨濟安得蹤跡之而建立哉？古方呵知見而自語相違，可笑也。盤山寶積禪師

曰：道本無體，因道而求名；道本無名，因名而立號。若言即心即佛，今時未入玄微；若言非心非佛，猶是指蹤之極。則向上一路，千聖不傳，學者勞形，如猿捉影。盤山蓋形容三玄三要者。雲居云：譬如獵犬，尋香嗅迹而去，忽若羚羊挂角，時莫道迹，香亦無矣。同安曰：涅槃城裡尚猶危，陌路相逢勿定期，權挂垢衣云是佛，却裝珍御復名誰？木人夜半穿靴去，石女天明戴帽歸，萬古碧潭空界月，再三撈摝始應知。又形容盤山之語，而三玄三要之旨益微矣。古乃又引教乘以解釋之，吾無以徵其失，將撼臨濟起而使痛叱之，乃快也。

題古塔主兩種自己

僧承古與施秘丞論自己有二，曰：有空劫時自己、有今時日用自己。學者以其有叢林時，舉讀之，疑怖曰：豈一阿難而成兩佛耶？余聞世尊於首楞嚴會上謂阿難曰：譬如琴、瑟、箜篌、琵琶，雖有妙音，若無妙指，終莫能發。寶覺真心，各各圓滿，如我按指，海印發光，汝暫舉心，塵勞先起。其說不過以善用、不善用為異，不聞析而為兩種也。而古公立二自己，過矣。祖師之門，其論法方徵言語之際，略滯疑似者隨而救之，如鳥飛空，弗住弗著。如六祖謂永嘉曰：汝甚得無生之意。對曰：無生豈有意耶？又問：讓公什麼物與麼來？對曰：說似一物即不中。自是觀之，古葢吾法中罪人，而自以能嗣雲門，其自欺、欺人之狀不窮而自露也。(右二段出于石門文字禪第二十五卷)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